



張復先

51.10.23.生

江西貴溪人

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

現職

仁德醫校教師

## 我心深處

散文組佳作 張復先

本來就盤算你我的方向不同，好端端地幹嘛忍不住要去認識你？然後招來那種莫名其妙眼光的對待，而你又是好好先生站在一旁接納我任何方式的出現。我傻呀，不知說什麼好，在迴廊轉角忽然叫住你，只好隨便舉例說那篇文章是你寫的吗？那我們必定是一國的，而且你是我的偶像吧。結果文藝營才在中途，我已發現同是天秤座的人未必是各類心情都能相投的，只好但願有時候呀，友情是在緣份之外製作的。只是覺得你就要成為我沒有愛情困擾的知己了，一生中第一次發現這種感情是存在的，但請你別盡把我當妹妹看，我可是已經到了猛想當女人的年紀囉，真好，這樣我就可

以去訂做一個春天了。

※我勤於擷取智慧了，在我心底升起無數陰謀的途中——  
你說最好有人心情不好，這樣才好玩，我似乎明白了。你鼓勵我寫詩，最近中羅智成的盡，中得很厲害，提筆就想到要思索，於是沒了詩心，只想多喝些墨水再說。

我看見別人優秀靈魂成形的過程，我崇拜並感動，但知這是不可冒瀆去學習的。因為在抽象的性格裡，有太多不同的血型和際遇，但我已暗中習得在我思索的方向上，是必須有意義和哲理的。我開始考慮並猜想，在我目前的今生裡，我一切的憂鬱和所有的疑惑，是不是都可以在書中尋求到因果？於是我勤於擷取智慧了，在我心底升起無數陰謀的途中

……  
想哭又無淚，怕這心情又要無端地夾進心裡，成為潛伏的不愉快和暴躁，見了人就沈默。你說的對，愛裡恨裡都是

別人的事，自己不知道跑到那裡不相干去了，想來滄桑，卻又總是死命地重覆著。我愈走愈遠了，只為融合短暫和永恆，但這種為使外在事件表現出一種內在涵意的自命不凡，終使我嚐到了不應超越人類有限度願望的教訓，如今落得進退皆不是，白，你一向疼我是個乾淨的小孩了。

果然是心傷的情緒比較容易記得住啊。我想自己是個在鋼琴鍵上輕跳華爾滋的人，我想當一株沒有重量的蒲公英，五月的合歡花……很想念你，那些回憶偶現的片刻。

※當什麼都不作奢求時，我就可以像一尾得水的魚兒了——

用很多不平衡的眼淚寫了封信給你，讀了讀覺得泛濫，又被自己撕碎，每個人有多少不願被察覺的脆弱啊！五月過後，沮喪的心情常讓我突然靜靜地就會流起淚來，我朋友的弟弟出了車禍，無照駕駛，撞死兩條命，我的朋友在車裡也死掉了。原來年少擔憂恐懼的事，都真的會發生，這些日子，我感受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孤單無助，那是種心底隱密而無人能訴的悲苦啊！

有時候對自己生氣的原因是自己只會哭，悲憤得無計可施，哥哥呀，是不是真的必須歷經過一些不願經歷的事，成長的步伐才會穩當些呢？我覺得我病了，不願對任何人說話，不願再參與任何悲歡。回到中壢老家，閒閒地種花，夜裡都是野薑的香，我曬太陽看書散步，遠離所有使我發病的藉口。台北的我，神經衰弱的我，把自己的憂鬱積蓄太久了。我回來，是為了再回去的呀！

有時真不知自己的心掉到那裡去了，總好像沒什麼特別的期待，當我決定了方向，一切似乎都要穩穩的了，不再有波折，但那樣是好是不好呢？任何事情開頭與結尾都是可以輕易幻想的，可是過程就難了。照這麼說，也許當什麼都不作奢求的時候，我就真的可以像一尾得水的魚兒囉！

該見見面了，很奇怪，一直怕些意外會發生。你可不可以有所準備，因為我……如果見著了你，可能只會荒唐地呵呵笑不停，恍如隔世，還記得我是誰嗎？我是從前寫詩的小女生，要去見你了，有一天。

※我剛喝了杯紅粉佳人，腦筋裡微盪著一些奇異的張狂——

撥了電話給你，聽見鈴聲又掛斷了，我怕的是我又會把一些原本秩序的事搞砸，白白將一種情緒笨拙地表達不清，我怕別人不懂怕你笑，覺得自己愈來愈狹隘和不健康，愈來愈容易猜忌和惹人厭，我難過，我心中一直有個死結，我走不出去，在牆裡，溼溼冷冷的空氣，一些夢魘躲藏的角落，我看不見別人看不見哥哥你呀。白天我好好地跟別人嘻笑打屁，夜裡卻把自己深深鎖起來，我力圖振作，卻也總是在一些出爾反爾的情緒上打轉。

我常想念你的精神世界，想靜靜躲在裡頭吃餅乾，唸本淺顯易懂的英文小說。我錯估了自己數學的低能，才考十二分，是我過分縱容了自己，總心存僥倖一些離奇的事不會找上我。許多朋友來看我，卻叫不全他們的名字，我思念所有蒼白的過往，也許悲傷可以不讓我太清閒而變得慌張，像隻長了好多翅膀的鳥，拍呀拍就是不能夠飛翔。

我好快樂啊，快樂有時是屬於哭泣的，寫了好多溫柔的夢，用我憂鬱的筆，許久不曾思考不曾忙碌，誰說我不渴望

被讚美和諂媚呢？我仍是個會為了漠視醜惡而審慎做作地建立自己想像中世界的矯情女子啊。即使明知只是種阿諛的假象，也會為怎樣而怎樣的理所當然下去，終至過了頭。

課業上有些怠惰，因為老師很摸魚，日子很虛妄，仍不斷寫歌詞，與朋友出遊，但又怕不會提早用光了每個人註定僅有的美好。安逸的憧憬中瀟灑著貪婪，我剛喝了杯紅粉佳人，腦筋裡微盪著一些奇異的張狂，真不懂生活上為何能有如此多的喜怒哀樂，讓我轟轟烈烈的都敢於嘗試，讓我一再重覆交織這所有知覺，讓我哭讓我笑，哥哥呀那跟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有那些程度上的彷彿呢？我忽然好愛這世界，好愛生命所讓我負荷的種種，憂傷亦可是種美麗吧！

※我以為曾經有過的，是可以永遠的，不須為了拼命要延續原有的樣子而做某些的努力——

有人說我刻薄，常常傷朋友對我的心，可是我那裡可以去承受我所有朋友對我的好和愛呢？又那裡有太多時間去平均分給我所有的朋友啊？我只好拼命躲起來，不要別人給我吵鬧和那些其實一點都不渴望的驚訝。我變了，以前太軟弱及隨和，可是如今的冷靜好嗎？就像這次你和貓咪姊姊的分手……我以為曾經有過的，是可以永遠的，不須為了拼命要延續原有的樣子而做某些努力，所以，我不是沒有任何應該較為強烈的反應，因為，又如何呢？

我什麼都做不來的，只願意叫你多看些書寫些稿，做些從來沒想過會去做卻又不是墮落的事，叫你偶爾看看電影，偷偷想念貓咪姊姊和一些過去的片斷，再掉幾滴眼淚，日子就會漸漸過去了，每個早晨都有不同好聞的空氣，有天也許再次碰見應該會尷尬的彼此，也能夠海闊天空那般，唉，生命的事，誰知道呢？席慕蓉說，我從海上來，帶回航海的二十二顆星，你問我海上的事兒，我仰天笑了。哥哥你會不會從裡面突然領會到某些特別的意思呢？

而你再次路過我住處的時候，只覺你變得好亮，像天使，大概是你剪短的髮散發的吧，要不，我猜想，你的思緒一定是有了新的出人意料的轉機。知道你走得很遠了，一定很遠了呀，你總是漂亮無事的讓別人還沒機會趁虛而入就又獨自堅強起來了，害我相對地又變得好虛弱。

你就像陣輕煙，抓不住，令人為你很多匆匆來去不經意帶來的歡樂與善良而感動淚下，可是，你在我的面前又是一派謹慎儒雅，眼光遠大，處事厚道精明，想得多考慮得深，真的，都好，你的心太仁慈寬大，凡事為人著想，喜歡你有你的氣度，也喜歡你的風格自信，可是哥哥，你覺得怎樣啊，在不同的人際關係中，扮演太多為人設身處地複雜錯亂的角色，會不會很辛苦？那種從一而終感同身受的堅守，會不會造成一種在生命中輕重無法辨明的負擔呢？聽了你的事，我覺得同是天秤的自己時而清明時而渾沌，一種對生命某部份暗許的誓言隱隱在痛，所以只想躲在自己的溫州街讀你買給我的書，喝一罐水瓶座，抽三支煙，真怕自己忍不住的感傷隨時會潰堤。

※就讓那些細瑣回憶，好的與不好的都陪我吧——

開始想去逃避你，或許逃避的是我自己和那個好不容易鼓足勇氣說出的秘密。我也很想跨出去，到你身邊做個任何生命中尷尬和痛苦部份都可淡化的人。但我像個O型這美麗傳統性格的叛徒，永遠學不會「轉彎」這件狡猾的事。或許是我多慮了，你應該是那種清明且包容極大的人，雖然我才知道原來哥哥你一開始就老早知道我隨時撒了無數的小謊。

其實你早就猜出溫州街住的不會只有我一個人，而你照樣乾乾淨淨地視我為單純，等我自己有天忍不住唯獨對你嘗試傾吐靈魂的痛楚。明知哥哥出奇的理應是我預料中本該有的智慧，但又反而害我惱恨在它裡面有沒有我不堪想像的成見在。是我肆意太過而忘了那苦苦守候的美麗心情了嗎？真的！相信我，不是這樣的，長久來尋求的也只不過是種成熟的感覺，而非為了一時衝動滿足我的恣意；但我又怎能不在乎如今得親口告訴哥哥我好像已經開始後悔了——原來我和他共枕關係的後面竟還隱瞞著另個女孩——天啊！「隱瞞」，一種表面無邊無際的安定所帶來的無助空虛，從此完全搗壞了我對美好未來的盼望。

常覺得那些規律的生活好假，而當我以為我可以對自己負責時，才發現那些渴望獨立的背後藏有多少滄桑與哀愁。我相信永遠，但它在愛情裡面發生的比率占得是最少部份。如今只剩你能體諒我一向華而不實的個性了。不是我沒辦法拒絕他哭著回來求我，陽光下很多攤的知覺都已死了，我不說話，看著他怎能任著自己像孩子般毫無擔當地只會認錯復認錯，有些人值得等有些人不，我都明白，我並不決定等他，但他仍在我生命的附近徘徊不去。我很甘心，被自己這樣的解釋深深地打動與催化……

真的——一直很在乎你的，對人事的處置，你有特殊而令人期待的見解，只是，這次，不曉得你為何靜靜的不理我了？只因我的朋友衝去他家狠狠鬧了頓，使我好端端地也成了理虧？我不清楚而且不能預知未來的變數，那使必將在這段日子裡枯萎的我，沒有一絲感覺念頭或者別的。親愛的哥哥，我洩氣極了，好像是麥田捕手的那個男孩說過的吧：就讓所有有細瑣回憶，好的與不好的都陪我吧！

※生命是件奇妙詭譎的事，它可教人在癡裡笑裡那麼拼命地往任何一處精神的土壤裡紮根——

我曾經受過很深的傷害，不僅是愛情這件事或是他，我的傷害來自對生命的理解以及生活方式的漸漸讓自己驚惶它的萎靡。我曾經活得很自由，卻不小心讓自己養成依賴別人而活的惡習，因他悲喜。愛情的幸福使人麻木與退步，我不曾履行你以前教過我的自主，但我都記在心裡；一直迷信自己有著別人終將發現並珍惜的內在與美麗，如今想起幾年來你預言式的談話，我只會厚著臉皮說我都懂呀。因為我終是要學會讓任何感覺與情緒自然的在心中來去，不是哀求不是製造，而是能放鬆休息的片刻。

這次的事，你說，我是不是拼命想長大又長不大起來？我笑了，然後在麥當勞的櫃檯前忍不住就掉了淚，你是我精神世界裡唯一仰慕的人，也是世俗人間裡唯一不讓有機會牽我手過馬路的人，我很拗很任性，愈想和你平起平坐愈知不可能。我沒有真正長大過，對「信任」這件事我太放心，一直以為它是乾淨和恆久的，但我怎麼可以一再訓誡我的朋友不要相信這種神話，而自己卻深信不疑。

我自閉的毛病又發作了，不肯與人交談，把心裡最隱蔽的地方鎖起來，自從上次我任性摔了哥哥為何每次都那麼冷靜的電話後，我變得恍惚恍惚的。帶著你報上的文章專程跑去機場旁看天空，藍藍的天空，在這很少能觸及彼此心靈深處的茫茫人海，直到閱讀你最新的稿子，才覺彷彿初識的你又回來了，真誠熱情光明健康，你的世界，躍然紙上。飛機

轟然飛過，我抬頭凝望，不禁笑了，哥哥對我那有什麼理或不理的呢？你的人一直在不遠處，不曾離去，原來生命是件多奇妙詭譎的事啊！它可教人在癡裡笑裡那麼拼命地往任何一處精神的土壤裡紮根，於是我明白我今後將要如何地更堅定與單純了。